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1-12

齐鲁晚报

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

思想之光 华文魅力

美编：陈明丽 编辑：李皓冰

西周琉璃河遗址发现重要证据

再证北京三千余年建城史

□北京

新出土铜簋

证明下葬时盖身错配

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镇区北侧，距北京市区38公里。

1974年，两座西周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人们的视野。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董鼎，到首都博物馆之宝伯矩鬲(俗称牛头鬲)，都出自这里；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也逐步被考古工作者揭开。

由于地下水位高，当年两座墓葬没有进行完整发掘。从2019年起，为了高质量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加强遗址展示水平，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多家单位，对M1901(原IIM253)与M1903(原IIM251)两座西周早期墓葬进行了再次发掘，并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考古工作，共发掘了西周早期墓葬五座、房址三座、疑似城外环壕一条，出土铜器、漆器、陶器、海贝、象牙器、丝织品标本等各类文物100余件。

在琉璃河遗址发掘区，有一个巨大的圆形深坑，底部有少量积水。这个曾出土董鼎的大墓现在编号为M1901，考古人员从中挖掘出一件铜簋，器盖内铭文为“白(伯)鱼作宝尊彝”，器内底铭文为“王公式于成周，王赐圉贝，用作宝尊彝”。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介绍，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围簋纹饰相同，据铭文推断，这两件簋的盖、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，整整错了3000年，这也证明了(伯)鱼和圉实为同一人，对于西周的名、字制度研究，增加了确凿的证据。

在考古现场展出的青铜面具、兽面形铜饰、成组的铜车马器、镂空有銎铜戈，纹饰精美、细节丰富，均为首次发现，表现出多元的文化因素。镂空有銎铜戈的结构和装饰受到周边多个地区的影响，封顶管銎的结构与北方草原的武器相似，考古专家认为这类戈不出自燕地，产地可能在南方。青铜面具、兽面形铜饰等盾饰的使用，包括一手执盾、一手执戈的武士形象，都昭示着M1901的主人身份绝非一般。

琉璃河遗址发掘区M1901墓非常著名，历经多次发掘出土了许多文物。此次出土的这件铜簋的盖子，就是下葬时与前期出土的青铜簋“安”混了。

在M1901和M1903之间，新发现的M1902号墓出土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箱盖板，在北方地区也较少见。箱内有铜提梁卣、铜尊、铜爵、铜鼎、铜剑、漆器、陶器等，组合丰富。棺槨及人体骨骼均保存良好，槨板上有整只殉葬狗，与狗同出了一件铜铃，该墓是难得一见的完整材料。

M1902出土铜卣

出现珍贵铭文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M1902墓内发掘出一件青铜卣，卣中铭文可辨识：“太保墉匡，延宛侯官，太保赐作册免贝，用作父辛宝尊彝。庚。”根据铭文，推断其大意为：“太保在匡筑城，遂后在侯官举行祭礼。太保赏赐给作册免贝，免为他的父亲辛做了这件礼器。庚。”

铭文中出现“太保”“墉”“燕侯官”等内容，证明了3000余年前，周王重臣召公亲临燕都，也就是今天的琉璃河燕都遗址所在

2021年10月18日，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开幕式上公布了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，其中有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遗址、西周的琉璃河遗址、西汉的大葆台汉墓及明代的明定陵。其中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都城所在地，距今有3000年左右，是北京建城的肇始。

近日，考古工作者就公布了关于北京建城的一件重要文字证据，这件文字证据再次证实北京3000年建城史。



▲考古工作人员展示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铜簋。

◀M1901墓葬新出土的铜簋。

▼1974年出土于北京琉璃河遗址251号墓的伯矩鬲。



▲M1902出土青铜卣上的铭文



地，建了燕国都城城墙。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雷兴山认为，铭文中的“墉”字，是筑城之意，证实召公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，并在此筑都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认为，这篇铭文以无可争议的文字资料实证了3000余年的北京建城史，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，堪称北京之宝。

青铜卣上的铭文与20世纪80年代出土的克盃、克罍的铭文互为补充，是研究燕国早期历史的宝贵史料。

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早期燕国建立的都城，早已经得到公认，这里也出土了不少与召公奭有关的青铜器，如董鼎等。虽然以前就有召公奭到达燕国的记录，但他亲自指挥修筑燕国都城的记录，还是首次发现。可见，这不仅是燕国建城最早的文字证据，更是北京建城最早的文字证据，历史价值不言而喻。

早在1962年，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琉璃河遗址，并进行了小

规模的试掘。直到1974年，考古工作者对这里进行发掘，至1977年第一期考古工作结束，基本确认了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早期的燕国始封地。1981年开始，又对琉璃河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，到1986年发掘出了一座编号为M1193的墓。这座墓出土了一件“克盃”和一件“克罍”，铭文基本一致：周王将太保封于匡地，并任命克担任匡侯。克为了纪念此事，铸了这两件青铜器。

这次的新发现可以与克盃、克罍联系起来，共同反映燕国分封的史实。当时，周天子将召公奭分封在燕国。不过，召公奭要在周室留任太保，所以由儿子克代替就任。虽然召公奭没有就封国君，但他依然亲自前往燕国，并主持修筑了都城。在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中，说召公奭分封于燕国，但又说他治理西方，看上去似乎矛盾，而出土青铜器铭文解决了这一问题。可以印证的是，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说周公旦分封鲁国，也

是由长子代替就任。

“在这个头箱盖板里，我们发现了几个小惊喜。”考古专家介绍，一是包含青铜尊、青铜卣和青铜爵三件器物的青铜礼器组合；还辨识出了至少四件漆器，有一件可能是漆豆。“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，就是发现了拆卸过的殉牲，经社科院考古所的老师判断，可能是半扇猪。”

“整体来说，在这个墓葬，考古队员发现了完整的漆器、铜器、陶器的组合，发现了头箱盖板，发现了木框最底下的一层席子，还有裹板，相当完整地揭露了西周时期的下葬过程，对还原并研究丧礼制度有一定的帮助。”王晶说。

燕都“穿井治城”

水平发达

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郭京宁介绍，本次发掘采用最新的测绘手段、信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，对文物进行了精细化发掘。在曾出土伯矩鬲，现编号为M1903的大墓中，又新出土了多件漆器，可辨识的有三角纹簋、豆等。漆器的发现，弥补了上世纪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有限的遗憾，对墓葬随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

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全程参与考古发掘工作，针对不同材质遗物进行因地制宜的文物保护，对木杆、席痕、朱砂、织物等有机类文物，使用薄荷醇等进行临时加固处理；漆木器等文物采取薄荷醇、石膏、聚氨酯发泡剂等，结合整体套箱快速提取后，迅速置入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考古和保护修复。

为填补以往田野发掘的空白，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槨规制，考古人员首次采用了从槨室之外向内清理的“破壁发掘法”，对重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1/2清理，重点痕迹留取剖面。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、织物交叠现象，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、席纹等。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，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，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。

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网络地理信息系统，将遥感考古、坐标信息、航空摄影、电法物探、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一张图中，建立三维模型，全面收集信息。考古人员还同步开展了植物考古、动物考古、冶金考古和测年、同位素分析工作。

“我们已经确定了两种墓葬形态，即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，对墓地结构和族群分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”郭京宁介绍，城内新发现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四处，大型水井七处。大型夯土保存之好、范围之大，在西周考古中属于前列。大型水井的井圻夯土宽度超过30米、深逾10米，分布在城南区域，说明西周燕都凿井技术的水平已经相当发达，大型水井附近存在高等级建筑的可能性非常高。专家认为，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城内功能区的分布，了解燕国始封地的规划理念、组织模式和治理能力。

“本次厘清的西周墓地范围超出原有认识的墓葬区边界，表明琉璃河城外存在小型聚落，就近埋葬的情况。”郭京宁说。这对进一步了解琉璃河遗址辐射范围和族属分布具有价值，为琉璃河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强大的考古支撑。

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，本次考古工作，为了解西周时期的礼乐制、分封制、葬制及葬俗、早期城址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，是为建设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出的答卷。